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四十九回 紀安邦拜將興師 宋公明分兵破陣

話說當下宋江把報事人一看，卻是西邊房一員主管頭目，叫做梁興，便問：「走了哪個？」梁興道：「走的是法師公孫勝。今日小人走過法師臥房，只見房門外扇沒有人聲，小人心疑，開門進去時，原來法師走了，不知何故，他竟不別而行？」宋江聞報好生驚異，便與吳用、柴進、花榮，同至公孫勝臥房，但見箱籠雜物，原封不動，歷年所得財物，分毫未取，只攜去書劍及隨身衣服，案上留有花箋一頁。宋江便取來念道：

罡煞群雄，應劫寰中。天遣治亂，長人執弓。

戈矛化鐵，戰馬嘶風。雲飛星散，水碧山空。

無終有始，有冬無春。玄機誰識，入聖通神。

奉師養親，抱璞全真。敢違天命，雷火焚身！

共有一十六句。花箋左角上，寫著留別公明兄長，下蓋公孫勝諱字圖書的真親筆。宋江念罷，又反複看了兩遍，便遞與吳用、柴進看。卻一聲長歎道：「一清去矣！」柴進道：「一清先生自是一個奇人，多年相聚，忍棄俺們兄弟而走。」花榮道：「何不差戴院長追他回來。」吳用說道：「追也枉然，只看這一十六句中的口氣，便知他還山養親，去志已決。便追得到，不爭他真個肯回來，何必多此一舉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極是！他既決心奉母隱居，豈肯仍在二仙山山莊安頓，定然改姓易名，遷居幽僻之所，再不給人知道，尋找也難。所惜俺們聚首多年，今番他竟不別而行，不曾把酒錢送，盡一點兄弟之情，實在令人依依難捨！」大家又把那箋子念了幾遍，只覺這一十六句，有似迷語，有似偈言，大半都不明白。四人出了公孫勝臥房，宋江因箋上有「雲飛星散，水碧山空」之句，語氣不祥，心中老大不快，便將這花箋藏過，不給別人觀看。合寨頭領，只知公孫勝留書告別，還山養親去了。

不上數日，這消息傳佈梁山泊全寨，花和尚魯智深因對武松說道：「公孫法師走了，他回山去拜望師父，侍奉老母，此人的心腸恻地好！灑家今又想起來，當年出家時節，俺的師父，智真長老，一片慈心，佛眼看顧，多麼好相待，灑家常記在心，死也莫忘。為的灑家做了強盜，好煩忙，不曾去五台山一次，不知師父如今好否？俺今想起，便欲趕去奉他修行，明日便走。」武松道：「你的心地也好！我常聽人稱說，五台山是處莊嚴道場，清涼佛地，好所在，只是不曾去過，空自想念。我居然是個頭陀，卻從未朝山進香，唸經禮佛，說來可笑。你去，我想與你做伴同行，也得睜開兩眼看佛面，合上兩手拜佛慈，放開兩足踏佛地，且佔一下出家的風光，你道可好？」魯智深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不好，世間再沒有好事，灑家便帶你同去。」次日，魯智深、武松略事收拾，便來拜見宋江，告說原由，就要下山而去。宋江道：「二位兄弟，從今一別，不知何日再得相逢，小可欲請暫停兩日，待俺設筵餞送，略盡一點兄弟之情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魯智深叫道：「兄長，你又來也，灑家天生爽直，不省得這般人情，也不會做人情，說走就走，免得麻煩，今日便去。」宋江當下無話可說，只得順從。魯智深、武松叫聲：「走」，便背上包裹，攜了禪杖戒刀，與眾頭領道別，徑自下山。宋江、吳用、林冲、柴進、史進、楊志、施恩、張青、孫二娘等一千頭領，都送下山岡，灑淚而別。魯智深、武松頭也不回，匆匆上道，踩開大步，徑取路向五台山趨奔，不題。

卻說梁山泊都頭領宋江，在山無事，每日與諸人講論兵書戰策，演陣攻守，以及替天行道，伐暴救民，將來如何受招安的話頭。那一日，探事頭領神行太保戴宗忽上山報導：「今有東京緊急消息，朝廷特派大軍一萬二千，京東管下五路軍州兵馬都監，敕命大將紀安邦統領全軍，樂廷玉為大先鋒，剋日要來剿伐山寨，聲勢不小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廝是何人物？敢來批鱗觸角。」戴宗道：「俺曾暗中仔細探聽，此人也是高俅死黨，薊州出身，一向在邊庭上出力，文精武熟，胸藏韜略，萬夫莫當。只因俺們攻城掠地，戕殺官府，事情越鬧越大了，此番高俅在御前力保，聖旨特召進京，命他領兵到來，務要把俺們全夥除滅，踏平山寨才住。」吳用道：「梁山泊偌大聲名，前者幾人引兵到此，無不大敗。今番自然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」林冲道：「管他強弱，凡是奸黨，一個都饒恕不得。」當日宋江、吳用商議之下，便令徐寧、楊志、史進、張清四員頭領，各引一枝人馬，先去山下屯紮，只待官軍一到，立刻廝殺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紀安邦奉詔興師，那日在校場中取齊人馬，祭了大纛，便來辭別高太尉並樞密院等官，三聲大炮，即行出京。先鋒大將樂廷玉，將引三千馬步精壯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。中軍主將紀安邦，引京東管下五路軍州兵馬都監，正副將士。後軍卻是蔡太師奏舉的，北京大名府梁中書部下驍將天王李成。總共一萬二千軍馬，數十員猛將，旌旗蔽日，鼓角喧天，如潮如浪，一齊都向梁山泊殺奔而來。不則一日，全軍趕到離梁山泊三十里地方，紀安邦下令暫行停紮，卻令先鋒樂廷玉探路報來。且問：樂廷玉當初征伐梁山，算得全軍覆沒，何以不曾有罪，今日又拜先鋒大將？原來樂廷玉當日大敗，回到東京，卻去高太尉面前哭訴，說了許多假話，高太尉信以為真，便與蔡京、童貫一同面聖，在御前蒙奏一番，替樂廷玉卸去罪名，仍回原任。樂廷玉十分感激，卻對高俅說道：「太尉恩深如海，刻骨難忘，將來如有用我之處，願粉身碎骨以報！」梁山泊好漢，前者大破高唐州，殺了高廉；大鬧沂州，殺死高衙內，攜去首級；近又打破寇州，除滅高讓，都殺的姓高的人；高俅重重仇怨，恨不立把梁山泊踏平。今番舉出大將紀安邦，又保樂廷玉做先鋒，便是要掃蕩梁山。替他的兒子兄弟報仇。

閒言且住。卻說樂廷玉奉令探道，前面不到十里路程，撞見梁山泊一枝巡哨人馬，旗號上大書青面獸楊志，正是舊日冤家。樂廷玉怒火中燒，拍馬上前，迎著楊志便鬥。兩個戰了二十回合，只聽得鑼鳴鼓響，左右各擁出五百嘍囉，兩下裡殺奔過來，樂廷玉恐怕受困，發開一槍，撥馬便走，楊志也不追趕，徑自回山報信去了。次日，宋江擂鼓聚將，正在忠義堂上議事，忽探事頭領鐵叫子樂和上來報說，官軍中全部隊伍，今日移前十里下寨。宋江聞報，便欲引兵下山。只見玉麒麟盧俊義起身說道：「哥哥東西征戰，一向不曾休歇，兀自勞苦！小弟在山安閒已久，髀肉復生，今日願替哥哥下山迎敵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宋江大喜道：「員外下山，再好沒有，行見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便教盧俊義自己點將，分撥下山人馬。盧俊義立點馬軍五虎將三員：豹子頭林冲，霹靂火秦明，雙鞭呼延灼。又點步軍五虎將二員：赤發鬼劉唐，拚命三郎石秀。又點步軍驍將四員：病關索楊雄，插翅虎雷橫，出林龍鄒淵，獨角龍鄒潤。又點鎮三山黃信，沒遮攔穆弘，聖水將軍單廷珪，神火將軍魏定國，跳潤虎陳達，白花蛇楊春，小霸王周通，打虎將李忠，小遮攔穆春，喪門神鮑旭，馬步頭領十員。混江龍李俊叫聲：「盧員外，如何不點我同去？水寨裡鎮日無事，閒得令人瞌睡。」盧俊義說：「好」，便點李俊，卻令張橫、張順引水軍在金沙灘埋伏。當下盧俊義自引朱武、燕青下山，宋江送至半山亭，欲將照夜玉獅子給他乘坐。傍邊閃出皇甫端道：「兄長且住，弟有良馬一匹，願贈盧員外做坐騎，下山破敵。」說罷，便叫嘍囉牽過那匹馬來。大家看時，但見那馬，瘦如枯柴，黑如烏金，渾身上下，毛片倒卷如氈，奇形怪狀。盧俊義喝聲彩說：「真的好馬也！」柴進問：「這馬莫非是洪彥的？」皇甫端應道：「然也！」宋江道：「恁地一匹羸馬，風吹吹倒，怎說是好？」皇甫端道：「此名出骨墨龍駒，馬中異種，身軀雖然羸瘠，足力極健，一日能行千里，不在照夜玉獅子之下。前日大戰豐田鎮，洪彥喪命，俺見這是一匹好馬，便將他收留下來，好好喂養，如今恰好送與盧員外，英雄騎坐了這寶馬，定能替山寨爭光！」盧俊義好不歡喜，待飲過上馬杯，便重整衣甲，帶馬下山，紮下寨柵，兩軍在平川曠野列成陣勢。時當九月，天高氣清，人健馬肥，正好廝殺。兩陣相對，只見官軍隊裡，主將紀安邦居中立馬，左有樂廷玉，右有李成，五路兵馬都監，大小將校，兩傍分列，都是虎背狼腰，熊羆之士，氣概萬分，這邊梁山泊眾頭領八字開展，分列左右，居中一人，便是都頭領玉麒麟盧俊義，全身披掛，手掛金槍，跨下出骨墨龍駒，馬後一面帥字大旗，風中飄拂，異常威武。只聽得戰鼓響，畫角鳴，旗門開處，官軍中早有一將出馬，此人乃是鄭州兵馬都監，姓錢，名吉，使一條出點鋼矛，騎坐銀驄馬，高聲大叫：「梁山泊草寇，爾等背叛朝廷，罪惡滔天，今日天兵到此，還不一個個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」盧俊義回顧兩傍眾頭領道：「這廝目中無人，口出狂言，哪位兄弟與我除了！」只見豹子頭林冲一聲答應，挺蛇矛直到陣前，兩馬相交，雙矛並舉。二人戰到十五六個回合，林冲賣個破綻，放錢吉一矛刺來，把蛇矛逼個

住，兩騎馬交錯半個馬頭，就勢裡伸手只一拽，在馬背上活挾過來，轉馬徑回本陣，喝教：「綁了。」梁山泊眾軍見林冲捉將，一齊叫好，聲徹雲霄。紀安邦好不羞忿，便欲親自出馬。樂廷玉馬上打拱說道：「小丑跳梁，何勞虎駕，樂某不才，力斬幾顆頭奉獻麾下！」紀安邦大喜，喝令軍士擂鼓放炮，助樂廷玉先鋒出馬。樂廷玉挺槍縱馬，直至陣前，馬後跟著步將金必貴，手舞鋼叉，高叫：「賊人快獻首級！」梁山隊中惱動青面獸楊志，舞長槍飛馬而出，廷玉罵聲：「青臉賊」，二人交手便打。金必貴舞動鋼叉，只揀楊志馬後攔來；楊志大戰到三十餘合，戰得眼花力怯，撥馬徑回本陣。接著有黃信、周通、陳達諸人出戰，哪裡鬥得過樂廷玉，盡皆敗走回來。當日兩家收兵，各歸營寨。

次早辰牌過後，樂廷玉早又出馬搦戰，連敗梁山泊幾條好漢，氣餒更張。燕青因對盧俊義說道：「樂廷玉部下兩步將，叫做桓奇、金必貴，二人兀自了得。桓奇已死，只剩下個金必貴，第逢樂廷玉出陣，他常在馬後助戰，分了人家手眼，以此不能取勝。欲斬樂廷玉，必須先除他的羽翼，方能得手。」燕青說罷，傍邊惱了鄒淵、鄒潤，便叫：「小乙哥休說此話，樂廷玉不是三頭六臂，俺們不信，偏要與他見個高低！」二人各仗一把樸刀，奔至陣上，鄒淵戰住樂廷玉，鄒潤與金必貴做對，兩對兒奮勇相搏。戰到後來，鄒淵、鄒潤殺得眼花繚亂，氣力不加，雙雙敗走。樂廷玉橫槍立馬，在陣前高叫道：「如此鬼混，樂將軍一肚皮沒興，若是無名草寇，再也休來。」盧俊義聽得大怒，喝聲左右與我擂鼓，便整一整頭盔，緊一緊鎧甲，挺起金槍，催開坐下出骨墨龍駒，眾頭領齊吶一聲喊，出到陣前，喝道：「樂廷玉，你是敗軍之將，今日捲土重來，何得猖狂，且來盧某槍尖上領死！」樂廷玉早看清旗號，來的是河北玉麒麟，哪敢怠慢，口裡只罵得一聲：「賊」，一槍向盧俊義分心便刺。盧俊義不慌不忙，舉手中金槍敵住。金必貴奔來幫助，給樂廷玉高聲叱退，獨自交鋒。兩個大戰到五十餘合，盧俊義放出平生本事，使個門戶，讓樂廷玉一槍刺來，把槍桿只一撥，撥開了，迅起金槍順手刺去，樂廷玉慌忙躲避，槍尖在當頂掠過，穿冠斷髮，把一頂頭盔挑落塵埃。樂廷玉心驚膽戰，哪敢再戰，急急拍馬敗回本陣。梁山泊隊中擊鼓鳴鑼，眾頭領齊聲喝采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盧俊義見樂廷玉飛馬逃走，正待追趕，官軍中早有一將躍馬迎來，大喊：「反賊休得逞強，李成來拿你也！」盧俊義聽得李成叫罵：「反賊」，不禁大怒，挺槍便鬥。李成雖然勇猛，哪裡是盧俊義的對手，戰到三十個回合以外，盧俊義一槍刺去，正中李成腿股，李成負痛撥馬逃回本陣。紀安邦見李成受傷，羞忿異常，親自出馬與盧俊義大戰，兩個直戰到申牌時分，不分勝敗，各自收兵。自此連戰數日，梁山泊馬步頭領，個個都與紀安邦交手，都贏他不得，兩軍對峙不下。紀安邦坐在親帳之中，與諸將商議道：「俺蒙高太尉出力保舉，奉道君皇帝御旨，來此剿伐強寇，開兵多日，不曾成功，心中焦急異常。俺看梁山泊賊人眾多，其中很有幾個了得的，長此力戰，殊難取勝，不如待俺布下一陣，誘引賊人來打，將他一個個拿下，乘勝殺上山岡，擒了宋江、吳用諸賊首，掃平巢穴，也好早日凱旋回京。」紀安邦說畢，眾將官齊聲叫好。今番除滅賊人，踏平山寨，全在此舉。次日，紀安邦出至陣前，便邀盧俊義說話道：「俺久聞河北三絕，玉麒麟盧俊義好大聲音，文精武熟，大器良材，無人不知。俺今日特布一陣與你看，你如識得陣圖，引軍來把此陣打破，俺便立刻罷兵，回京待罪，不再爭鬥；否則，你須引領全夥，一齊下馬受降，你敢答應否？」盧俊義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你便迅速布將來，看我破陣。」紀安邦心中暗喜，便回入軍中，登上將台，把號旗左右展動，不上一個時辰，早布下一座陣來，但見旗幡密密，殺氣騰騰，陣勢好不厲害。盧俊義同朱武看了一遍，便對眾頭領說道：「此名梅花大陣，無甚希罕，只消分撥五枝人馬，從五個門戶中打進去，另遣一隊直沖中堅，搗亂此陣花心，破之自易。」便令楊雄、石秀、周通、李忠、鄒淵、鄒潤、陳達、楊春、穆弘、李俊十員頭領，分做五隊，每隊將引五百嘍囉，分五門殺入。卻令秦明、單廷珪、魏定國三將，另引一彪軍馬直入中央，奮力沖殺，此陣自破。朱武道：「俺看此陣十分整肅，陣中殺氣沖天，定多埋伏，倘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另撥幾枝人馬，去兩下裡防備著，緊急時好做聲援。」盧俊義說：「很好！」便令林冲、呼延灼各引一彪軍馬，暗去陣外左近埋伏；自與燕青登高阜處觀看，只等破陣成功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、周通、李忠等十條好漢，引軍前去，剛自殺入陣門，猛聽得兩聲轟天大炮，幾陣鼓角，陣中號旗展動，陣勢陡變，只見化出二三十個門戶，旗幡迷目，劍戟如林，長槍手、滾刀手、撓鉤、鐵索、標叉、利斧，四下裡逼將下來。十條好漢和二千五百嘍囉，登時慌了手腳，進退不得，一齊紛亂。接著，霹靂火秦明聽得炮聲大作，殺聲震動，急引單廷珪、魏定國二將，奮力殺奔進陣，不想踏著陷坑，連人帶馬擲下去，被撓鉤手生擒活捉。單廷珪、魏定國一看不好，引兵急退，官軍已四面合逼攔來，人馬殺傷過半，二將捨命奪路而走。眾好漢迷了方向，在陣中左沖右突，好容易尋得一個生門，並力殺出，早被官軍拿去三人，只有七人得脫。當時紀安邦窺得清切，又展動號旗，眾將官一齊引兵掩殺過來，梁山泊軍心已亂，抵敵不得；多虧林冲、呼延灼兩枝生力軍，從兩下裡奮勇殺出，苦戰一場，官軍方才退去。盧俊義收兵檢點，計失去秦明、李俊、李忠、陳達四員頭領，折損三千餘人，吃了好大一個敗仗，十分羞愧，便上山來宋江跟前請罪，要增添兵將，報復此仇。宋江當下安慰一番，說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員外何必介懷，且待俺去觀看天書，來日報仇。」吳用道：「紀安邦乃當今名將，韜略精深，只怕員外認錯了，擺佈的不是梅花陣？」盧俊義自不多說，先行下山。宋江便與吳用沐浴潔身，同至西山頭玄女宮中觀看天書。原來梁山泊自起造石碣亭之後，宋江追念九天玄女威靈，又在西山頭建一玄女行宮，將天書藏置宮中，每逢朔望，必須入宮拈香禮拜，答謝神麻。當日宋江、吳用看過天書，便同登忠義堂，再點關勝、董平、花榮、索超、朱仝、孫立、項充、李袞、解珍、解寶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龔旺、丁得孫、李逵、鬱保四、呂方、郭盛、孔明、孔亮二十員馬步頭領，增添五千軍馬，宋江、吳用親自引領，放炮下山。盧俊義迎宋江、吳用入中軍大寨，眾頭領進帳參見畢，但見秦明、李俊、李忠、陳達四人，已由官軍中釋放回來，這裡也將錢吉放回，兩相交換。盧俊義說道：「今日紀安邦仍布下那陣勢，說三日中打不破此陣，便要殺上山來。」宋江大怒，便與吳用出寨上馬，觀看了一遍陣勢，便傳信與監陣官道：「今日時分已晚，來朝打陣。」紀安邦得知宋江親來看陣，大喜道：「這廝自投羅網，想是梁山泊合當敗了，鄆城小吏，怎識此陣玄機！」

且說次日，宋江、盧俊義升坐大帳，吳用、朱武左右分坐，眾頭領站立兩傍，肅靜無嘩。宋江便道：「紀安邦所擺陣圖，俺已識得，此名分瓣梅花陣，從梅花大陣化出，外有五門，內有五五二十五個門戶，暗按五行生剋。陣中間立有將台，台前置大旗一面，為全軍耳目，督陣官即高居此台，指揮進退。此陣變化既多，埋伏又眾，身入其中，但覺旗幡迷目，金鼓震天，變出重重門戶，若方向迷亂，便不能殺出此陣，束手就縛。欲破此陣，須得一個臨敵不怯，驍勇有膽之人，引兵殺入此陣中心，砍倒大旗，亂其全軍耳目。接著五隊人馬，齊向五個門戶中殺入，花心搗碎，花瓣難存，陣勢自破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就難了！魯智深、武松都去五台山朝佛，少卻個驍勇膽壯之人，如何破得此陣。」吳用說話剛畢，只見人叢中跳出一條好漢，大叫道：「軍師哥哥，你也休小覷人，除了魯智深、武松，不爭別人就去不得，我今便去打這鳥陣。」眾人看時，卻是黑旋風李逵，宋江道：「此陣厲害無窮，你這人如何去得。」李逵叫道：「嫌我無用麼？你不要我去，鐵牛偏生要去！」宋江道：「恁地，你須小心，打得陣破時，便是一個頭功。」便令李逵引五百名精銳步軍，項充、李袞、鄒淵、鄒潤四員步軍頭領，殺入陣門。但見白旗中有紅心的，這去處都是生路，只揀那裡走，便能不迷方向，直搗梅花中心，拳旗破陣。李逵歡欣得令而去。宋江又令關勝將引花榮、楊志、宣贊、郝思文四員頭領，青旗軍一隊；又令林冲將引史進、孫立、黃信、穆弘四員頭領，白旗軍一隊；又令秦明將引徐寧、索超、周通、李忠四員頭領，紅旗軍一隊；又令呼延灼將引張清、朱仝、陳達、楊春四員頭領，皂旗軍一隊；又令董平將引單廷珪、魏定國、呂方、郭盛四員頭領，黃旗軍一隊；每隊七百五十人，都是馬軍。宋江吩咐明白，每個陣門口都有旗號，關勝須打素旗黃緣邊一門，林冲打素旗青緣邊一門，秦明打素旗無緣邊一門，呼延灼打素旗朱緣邊一門，董平打素旗皂緣邊一門，五個陣門只一律素旗，須要認清邊緣，不可胡亂打入。秦明等五將，將引二十員頭領，三千七百五十馬軍，各自得令而去。又令楊雄、石秀做一隊，解珍、解寶做一隊，劉唐、雷橫做一隊，龔旺、丁得孫做一隊，四隊各引五百人馬，分佈東西南北，四面埋伏，待等陣圖打破，合力拿捉紀安邦、樂廷玉，休放二人逃走。八條好漢得令而去。宋江、吳用自上高阜觀看打陣，卻令盧俊義、朱武、孔明、孔亮等守護中軍。

且說紀安邦當下見梁山泊好漢殺入陣來，炮聲響處，便把號旗展動，陣勢紛紛滾滾，登時變化，化出無數門戶，令人眼花繚

亂，不辨東西。李逵等五條好漢，大吼一聲，各仗手中兵器，只揀紅心素旗之處殺奔過去，無多時光，早殺到陣中將台前，只聽得轟天價一聲響，那面大旗早被李逵砍倒，兩員監旗將官奔來迎敵，給李逵一個一斧，雙雙砍死。項充、李袞、鄒淵、鄒潤四頭大蟲，揮刀亂殺，人頭如滾瓜切菜。大旗倒去，陣心破碎，官軍便不戰自亂。接著五虎大將分門殺入，剝落花瓣，只一陣子左沖右突，把個陣圖攪得四分五裂。紀安邦氣得眼中出火，口內生煙，大叫：「眾將官快些上前拚命，今日勝不得賊人，誓不收兵！」催開坐騎，舞動鑕鐵大砍刀，當先殺出；樂廷玉等數十員將官，一齊引兵拒敵，殺聲震天。紀安邦東馳西突，一口刀，一匹馬，如同生龍活虎，梁山泊馬步頭領，哪個拿得他住。紀安邦殺到東南方上，猛聽得一聲炮響，一彪軍馬攔在當路。當先兩條好漢，卻是病關索楊雄，拚命三郎石秀，高叫：「紀賊休走，俺公明哥哥已布下天羅地網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紀安邦大怒，掄刀便鬥，無多幾個回合，霹靂火秦明飛馬趕來；又來了索超、周通、逢人便殺，官軍叫苦連天。紀安邦此時心中紛亂，奮勇殺退眾人，取路投正西南走，不想又是一聲胡哨，路傍跳出赤發鬼劉唐、插翅虎雷橫，引五百人掩殺過來，把官軍沖得七零八落。紀安邦見此地又有埋伏，不敢徑走，只得再換方向，怎知四面八方都有埋伏，沖不透這圍子。隨身軍士，此時盡皆傷亡散走，只剩得一人一騎。不禁仰天長歎道：「俺若回得東京，定報此仇！」走不多路，又見斜刺裡殺出兩員頭領，一個是小李廣花榮，一個是青面獸楊志。只聽得花榮叫一聲：「紀安邦，枉有如許本領，卻甘心做權奸爪牙，變了泥中美玉！」紀安邦喝聲：「叛賊胡說！」縱馬上前，直取花榮，花榮大怒，挺槍便戰。楊志立馬高叫道：「紀安邦，你不如降了俺梁山泊，去山上坐把交椅。」花榮戰到二十回合，力怯回馬，楊志上前接戰。花榮窺得清楚，按下長槍，對準紀安邦放一箭去，正中右肩，紀安邦大叫一聲，忍痛跳出圈子，奪路便走。轉過一個草坡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連人帶馬絆倒地上，解珍、解寶搶來擒住，反剪兩手，解投大寨裡去了。

此時關勝刀劈了樂廷玉，呼延灼鞭打死金必貴，五路兵馬都監死傷三人，其餘將官，殺傷不計其數，官軍全師潰滅，梁山泊人馬卻也折損不少。當日宋江下令收兵，升坐大帳，喝把紀安邦推到當面，叫一聲：「紀安邦，你空負雄圖，枉為大將，低首權門，恬不知恥，甘為賊臣鷹犬，能不可惜！今日被擒至此，還有何說？」紀安邦挺立帳前，不發一語。宋江又道：「紀安邦，你也是個蓋世英雄，當今豪傑，何苦執迷不悟，趨奉權奸，倘蒙不棄微賤，暫時歸順梁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且待將來奸臣盡滅，朝政清明，俺們全夥同受招安，豈不是好？」宋江說罷，只見紀安邦瞋目罵道：「你這鄆城猾吏，黑矮奸徒，一派花言巧語，你屢抗王師，攻城掠地，戕官殺吏，株連無辜，明明草賊而已，替的何天？行的何道？你有心要受招安，何不徑詣京師，悔罪自首？卻竊踞山林，巧言惑眾，自大稱尊，是何心腸？人家都受你的牢籠，須不能欺騙俺姓紀的。今日大敗，俺已無顏還京，願求早死。」宋江大怒，喝令推出斬首。頃刻之間，獻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來。宋江歎道：「昧良奸黨，至死不悟，此人真桀犬也！」當下數十員頭領，一一上帳繳令，記功完畢，宋江便令全軍拔寨，打得勝鼓回山。剛自渡過金沙灘，大眾登岸，只見張橫、張順擁著一人，繩穿索綁，擁來宋江前，候請發落。